



丹江口的本色

■ 施崇伟

黄河携泥沙而下，河水至中游变成名副其实的“黄”。按照黄河的名称，丹在说文解字中注为“巴越之赤石也”，那么丹江口的江水应该是红色吧？去往丹江口水电站的路上，我想象着丹江水的样子。

丹江俗称丹河，古称丹水，亦称丹渊、赤水、粉青江，发源于陕西省商洛市西北部的秦岭南麓，流经陕西、河南、湖北，在湖北丹江口市与汉江交汇，注入丹江口水库。

沿丹江行至雄伟矗立的丹江口大坝，澎湃汹涌的江水喷涌而出，飞架的粗大电缆凌空纵横。白浪与黑线，像不同色调的画笔，虽不着一点“丹”色，但构图出的景象更像一幅中国画。

一道铁门打开巍峨挺拔的大坝，进入大坝的“肚腹”，钢筋水泥铸造的坝体将一汪清水与世隔绝。当翠色江水消失，眼前窄窄的通道，被灯光映照，铅灰色调的墙体、地面，是汗水、智慧和力量的见证。1958年3月25日，治理开发汉江的关键性工程——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。1974年，伴随工程全面建成，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第一个兼有发电、灌溉、航运、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就此诞生。

进入新世纪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使命再次赋予丹江口水利枢纽。大坝再加高，水域再扩



大。2014年12月12日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面通水，沿线1亿多人喝上了甘甜的丹江水，丹江口水库成为“亚洲第一大人工湖”，这铅灰的大坝，义无反顾承担着时代赋予的重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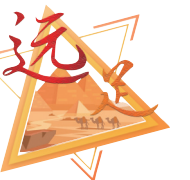
登坝顶是此行的重头戏。从坝体内部通道出来后，是一道通往坝顶的步梯。拾级而上，一眼望见的大坝被密布的树木茵草染绿。乘坐观光车朝坝顶驶去，仿佛进入一片绿色仙境，整个

库区被青山碧水环抱，如诗如画。数十年来，当地政府倾力于水利枢纽的环境保护，努力不让一滴污水进入河库。

车行两侧，果树累累，茶林丛丛。及至坝顶，极目远眺，只见碧波万顷，水天一色，无边无际。目之所及处，绿水环绕着群山，重峦叠嶂，连绵不断。俯首近观，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岛屿星罗棋布，绵亘蜿蜒的水上公路将一座座湖上小岛连接起来，宛如一串翡翠项链镶嵌于碧波之上。以水为命脉的丹江口，绿色是最耀眼的底色。

驾驶观光车的小伙子十分健谈，一路上不停介绍丹江口的建设与作用，解答游客们的好奇之问。下车后，他指引我们望向远山，俯瞰碧水，还有大坝一层层升高的痕迹，以及丹江口市繁华的城区全貌……

大坝上，身穿红裙的游客扶着铁栏拍照留念，红色的钢架倒映于江面，红色石头上题写着深红大字“丹江口水库”，我能领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者的初心，以及两岸人民“坚决守好一库碧水，打造生态价值高地”的一颗颗赤诚之心……这江河之上的伟业，以及一个个夙愿，不就是丹江口的本色吗？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江南有名蔬



■ 盛新虹

十五岁之前，我跟随祖父母生活在老家。那是一个几近封闭的小山村，四面群山环抱，竹海翻浪，用石头和木料搭建起来的房屋依山而筑。

祖父读过几年私塾，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。他的房间里放满了书籍，我的童年就是以这些书籍为伴。那时读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，其中提到：“论蔬食之美者，曰清，曰洁，曰芳馥，曰松脆而已矣。不知其至美所在，能居肉食之上者，只在一字之鲜。”山里人家，一年四季，最常见、最常食用的长嘎饭，除了梅干菜，就是各种笋，所以我自然而然认为笋就是“蔬食之美”。

记忆里，房前屋后的竹园里，冬天团笋，夏天鞭笋，春天有早笋、毛笋及各类叫不出名的野笋，都是农家餐桌上的时蔬。笋出身为泥，须待剥去外壳才能见清、见洁，这些都恰如李渔书中所指。

后来我离开家乡，来到江南小城生活，第一次见到茭白，才知李渔笔下所谓清洁之蔬食，茭白堪当其美。茭白一生以水为涯，与莲藕、茨菰、芡实等水生植物名列江南“水八鲜”。它们的叶子都是出淤泥而不染，身影遍及江南大大小小的湖荡，可偏偏人们习惯歌颂莲藕，鲜少提及茭白。

其实，要论茭白的“长相”，的确是一副不染尘世烟火

的清新模样。带壳时碧青而秀颀，娴静如碧玉照水。当剥去一层青绿色的外衣，随即露出莹润如玉的“身段”。那一青二白的模样，让人脑海浮现一词——君子怀玉。

在古人笔下，茭白还有别称。“萍萍泛沉深，菰蒲冒清浅。”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越岭而行，见清澈的溪涧上水草繁茂，一下子写出四种水生植物，其中“菰”就是茭白。彼时的菰又叫葑草，被当成粮食作物栽培。叶似芦苇，苍翠娇嫩，抽穗后开出淡紫红花，秋天结实，其籽粒褐色瘦长，状如米，故称菰米，亦名雕胡米。菰米同稻麦是自家宗亲，在古代是六谷之一。用它煮出的饭，或磨粉做成糕点，自有一股清馥之气，粘糯可口，还有一定药用价值。

水润泽万物，日夜与水相融的植物，自然有灵气。文人雅士青睐菰的清新与雅致，喜欢以其为伴。苏州同里古镇的退思园内，有一轩贴水而筑，“菰雨生凉”四字悬于木匾上。信步轩内，颇觉阴湿凉爽，只见轩南芭蕉翠绿，棕榈苍郁。轩北近水，一丛野菰，几茎荷花，数叶芦苇，鸟雀穿梭其间，窸窣作声，落入耳中，引为天籁。

因味美可口、脆嫩鲜香，茭白成为餐桌上的佳蔬，从春夏持久到深秋。鲁迅先生在《朝花夕拾》里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，“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，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”。

如此看来，江南名蔬茭白不仅美目美心美齿颊，更寄托一份情思，实在是样好东西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秋山又几重

■ 章朝胜

白露前后，走在河边，没感觉到风，但沿河的枫杨树却是一阵落叶纷纷。一些叶子落入河里，随流水而逝。枫杨树上的叶子不再浓密，一眼望去，有一种寂寥之感。山在眼前，山又在远处，那已是秋天的山。在我眼前，秋山又有几重呢？

我对秋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可能是在更早的年纪里形成的。少年时对山的概念只有一个“远”字，在远处，在远方，可望而不可及。天气好时，远山如黛，多云或阴雨的天气里，山影变得模糊，如一抹深浅不一的青痕。彼时，山对于我而言，只是模糊的影子，难分四季。

去了皖南后，走过了一山又一山，才知道山外有山，山山相连，看不过来，也看不厌。

皖南的山随处可见，或高或低，或林木丰茂，或松石成趣，或绵延而去，或阵列如屏障。所以，看山成了一种日常、一种习惯，抬眼处，满眼是山，满眼欢喜。

在塔川，秋山绚烂至极。从田野里一眼

望去，那些散落在田地间的树，矗立在田野的晨雾和朝阳里，和那些徽州老屋烟窗中升起的炊烟，一起制造出水墨仙境。秋天的树叶在山间涂抹，山影便有了层次，峰与脊，沟与谷，勾勒出柔和又丰富的线条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才知道一个“重”字，对于山的意义所在。重是小山重叠的重，是重重叠叠的重，是一重又一重的重。

想起唐代诗人李益《喜见外弟又言别》一诗中的句子：“明日巴陵道，秋山又几重。”送别历来是古诗词的主题之一，秋山重重渲染了离愁别绪的氛围，而我眼中的重重秋山，却更像对季节的一种告别，一个秋天的秋天离我们而去，我们也将秋天留在记忆深处。

或许，有些秋天，我们已记不清样子，就像远在几重之外的秋山，只剩一点模糊的光影，可就是那些光影，一旦看到，心底也依然泛起欢喜。重重秋山之外，飘动的思绪依然唤醒我们关于生命和岁月的想象，好像是过往的某个片段、某个场景，那都是时光留给我们，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好记忆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书画苑

醉秋

■ 徐宜超

菊香·母爱

■ 张宏宇

秋风起时，菊色染霜
一盆盆清幽淡雅，如母亲的笑颜
立于窗前，不言沧桑
高洁质朴，正是她温婉的模样

花瓣轻展，如丝如缕
紧紧相依，温柔了岁月几许
那淡淡的花香飘逸
仿佛母亲的的味道，温暖又熟悉

夜深人静，月光轻洒床头
凝视着菊花静溢绽放
它们不语，却诉说着深情厚谊
就像母亲，总是默默给予

岁月流转，季节更替
唯有母爱，如菊香永不渝
它滋养着我，伴我成长与磨砺
每一个瞬间，都感受到甜蜜

菊香里的母爱
是生命中最美的诗篇
教会我坚韧自强，勇敢前行
吟唱出生命中最动听的旋律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